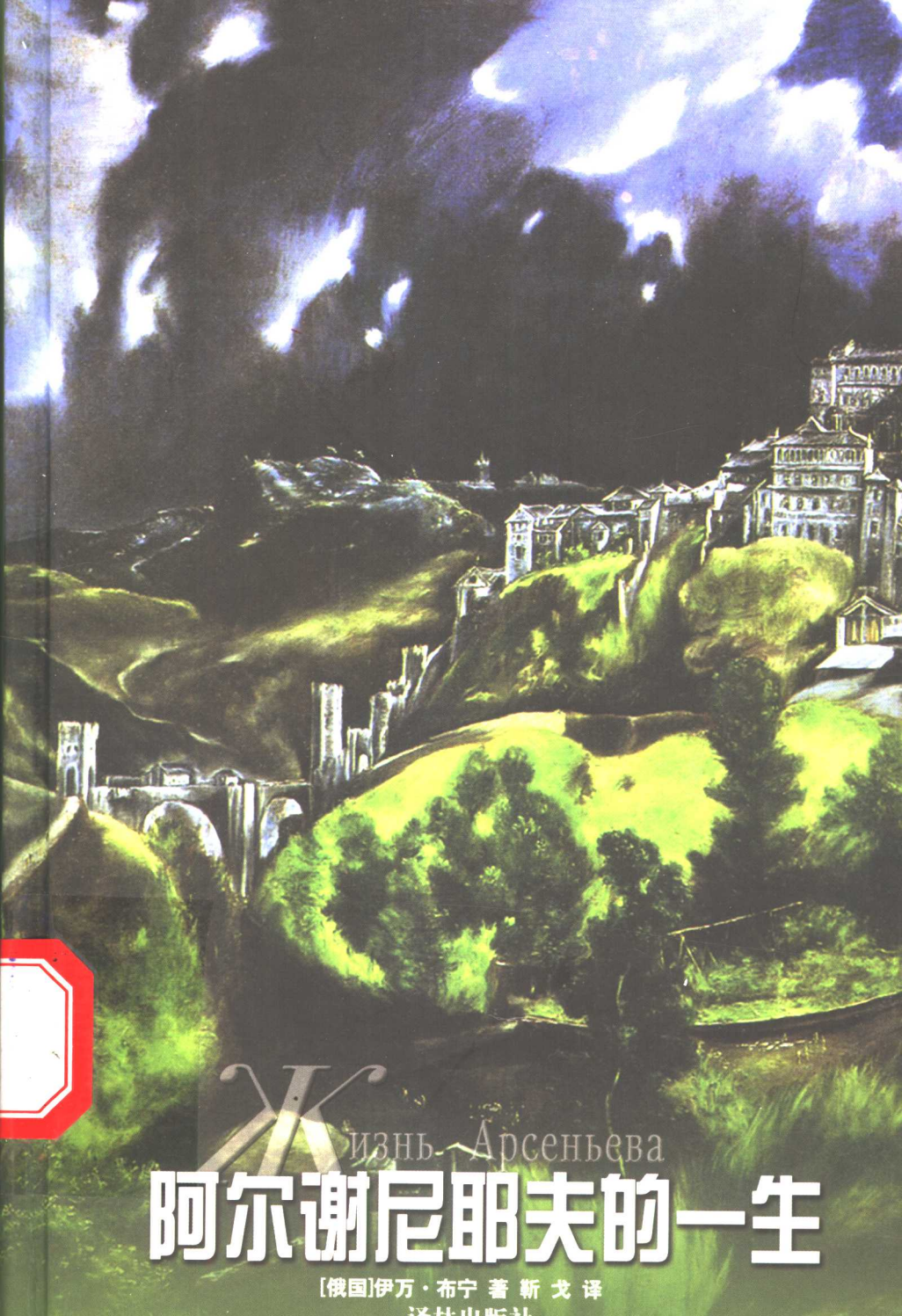




Жизнь Арсеньева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俄国]伊万·布宁 著 靳戈 译

译林出版社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俄国] 伊万·布宁 著 靳戈 译

ЖИЗНЬ
Арсеньева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 (俄罗斯) 布宁著; 靳戈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4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Жизнь Арсеньева

ISBN 7-80657-579-0

I. 阿... II. ①布... ②靳...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596 号

- 书 名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作 者 [俄罗斯]伊万·布宁
译 者 靳 戈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原文出版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66г.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 页 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79-0/I·436
定 价 (精装本)19.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伊万·布宁(一八七〇—一九五三)

对已逝年华的深情回望

提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人们立即会想到肖洛霍夫的名字。诚然,肖洛霍夫是一九六五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获得这一奖项的俄罗斯作家远不止他一人;他不过是苏联官方承认并给予极高礼遇的惟一获奖者。除了肖洛霍夫之外,俄罗斯作家中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还有布宁(一九三三)^①、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五八)、索尔仁尼琴(一九七〇)、布罗茨基(一九八七)等人。其中,布宁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俄罗斯作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正是他的获奖作品。长期以来,由于文学以外的种种原因,无论是对于布宁还是对于他的这部作品,我国读者都还是相对陌生的。因此,译林出版社推出靳戈先生译的这部作品的新译本,无疑将受到读书界的关注和欢迎。

俄罗斯中部美丽辽阔的奥廖尔草原,曾先后为俄罗斯文学孕育了屠格涅夫、列斯科夫、安德列耶夫、普里什文、扎伊采夫等一大批优秀作家。伊万·布宁(一八七〇—一九五三)同样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他的创作起步于白银时代。在那个文化密集型高涨、文学长足进展的大时代,他曾与高尔基一起,作为“星期三”文学小组和知识出版社的同仁活跃于文坛,被公认为当时俄国现实主义流派的两大杰出代表。但后来布宁的创作倾向与艺术风格却日渐明显地区别于高尔基。尽管如此,高尔基依然称布宁

^① 括号中所注为获奖年份,下同。

为“现代俄罗斯最杰出的语言艺术家”，并多次号召文学青年要像学习十九世纪古典小说家那样以布宁为师。

与许多作家一样，布宁也是以诗歌创作进入文学之林的，但是，只有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作品陆续问世后，他的艺术才华才开始清楚地显露出来。在发表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短篇小说中，布宁以“严峻的真实”描写了俄国农村以及农民的世界，叙说着知识分子一无产者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骚动，揭示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们那种苟且偷安的生活的可怕。这些短篇小说大都呈现出情节弱化的特点，近似随笔或特写，往往采用照相式的写法，并体现了作家的美学信条：随着生活的“美”的丧失，生活“意义”的丧失将不可避免。由此，俄罗斯读者很快就发现：一位新的优秀作家已经出现。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是布宁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阶段。标志着这个阶段之开端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安东诺夫卡苹果》（一九〇〇）。这篇小说的抒情诗般优美的文笔，通篇散发出的浓烈的乡愁气息，精雅考究的语言和印象主义色彩，被批评界认为是布宁作品的风格特征。这种风格同样体现在他的《秋天》（一九〇一）、《松树》（一九〇二）和《孤独》（一九〇三）中。这些作品不追求引人入胜的情节，也无意于典型人物的塑造，而是注重于传达瞬间的主观印象，表现人物情感情绪的细微变化，往往具有一种音乐般的韵味和魅力。由于这些小说大都是哀悼处于衰微中的“贵族之家”，似乎是在为贵族阶级黄金时代的消逝吟唱一曲委婉歌，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所以当时的批评界把布宁称为屠格涅夫的追随者。另外，布宁的创作和他的思想一样，都显示出某种形而上性质，如追问“生命之源”、“祖辈之根”等；对于文学反映“当前社会政治迫切问题”，作家则持一种怀疑主义态度。

布宁写于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七年间的小说，如《乡村》（一九一〇）、《苏霍多尔》（一九一二）、《败草》（一九一三）、《从旧金山来的

绅士》(一九一五)等,构成他在白银时代创作的高峰。其中,《乡村》是布宁的第一部大型作品,它的发表成为当时俄国文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小说不仅真实地勾画出第一次革命时期俄国乡村的暗淡图景,而且显示出观照乡村和农民生活的一种新目光。在布宁之前,俄国知识分子和俄国文学对庄稼汉的看法往往带有理想化色彩。在“爱人民”的口号下,俄国农民似乎被神圣化了。布宁的《乡村》却大胆地超越这一传统,逼真地描写了众多具有泥土气息的农民个性,提供了关于俄国乡村和农民的真实写照。笼罩在俄罗斯乡村之上的田园诗般美好的色彩剥离了,人们看到了它的活生生的面貌。高尔基曾给这部小说以高度评价,他说:在《乡村》之前,“谁也没有如此深刻、如此历史地描写过农村……这部作品所告诉我们的,恰恰是历史地考虑整个国家的必要性”。^①高尔基后来还写道:“在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现代俄罗斯最杰出的语言艺术家伊万·布宁的小说。他的《夜话》^②和另一部就其语言的精美和严峻的真实性而言都是卓越的中篇《乡村》,确立了对于俄国农民的新的、批判的态度。”^③可见,《乡村》在现代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统观布宁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的创作,可以看出他创造了一种把“叙事体”时间和“抒情体”空间结合起来的新的小说类型。这个时期他的作品所描写的往往是生活片断、日常琐事、平凡的瞬间或偶遇,故事大都发生在庄园、别墅、旅馆、公寓、火车包厢或轮船客舱内,且都具有一种浓郁的抒情氛围。从作品结构和叙事风格上,不难发现布宁对于普希金式的简洁、准确和深刻性的追求。这些作品所揭示的尖锐冲突,归根结底都是悲剧性的、不可解

① 《布宁文集》(三卷集),第一卷,文学出版社,莫斯科,一九八二年版,第五五七页。

② 布宁写于一九一一年的一部短篇小说。

③ 高尔基:《论俄国农民》,拉迪日尼科夫出版社,柏林,一九二二年版,第二五页。

决的,最终往往只能以人物的死亡作结,这也正是作家悲剧意识的体现。在他的许多小说中出现的无边无际的海洋、神秘莫测的天空、一望无垠的草原和田野以及遥远的旅途,大都是作为生活中的神秘因素的象征性场景而存在的;作家同时认为,对这些宽阔、巨大、永恒的事物的静观直感,对俄罗斯人的心理和世界观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虽然这个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大变动时代,但布宁的小说依旧是疏离当代具体现实的。他的目光所注向的,主要是生与死、命运与爱情、大自然与美等“永恒主题”。但是布宁并没有成为完全脱离现实的小说家,如他的作品所显示的对当代人的某些意识的彻底怀疑,便表现了对现实的一种严峻审视。

一九二〇年,布宁迁居法国。在此后三十余年间,他不断有新作问世。如果说,二十年代前半期,他曾在《疯狂的画家》(一九二一)、《遥远的事情》(一九二二)和《晚来的春天》(一九二三)等短篇小说中,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刚刚过去的战争和革命的沉思,对已然逝去的旧俄罗斯的追念;那么,从二十年代中期起,他便越来越偏重于表现爱情主题。他的《米佳的爱情》(一九二五)、《叶拉京骑兵少尉案件》(一九二五)和《中暑》(一九二七)等中短篇小说,均通过带有悲剧色彩的男女悲欢离合的故事,传达出关于爱情的某些独特见解:真正的爱情必然是灵与肉的美好而和谐的结合,也是命运所能给予人的最高的恩惠;然而,这种恩惠越充分,往往就越短暂;美好的爱情常常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持续下去而带有悲剧性。作家以清丽流畅的语言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娓娓道来,且程度不同地穿插使用了梦境、幻觉、意识流等表现手法,使得这些作品有如一篇篇倾诉爱情幸福与痛苦的抒情长诗。

短篇小说集《幽暗的林间小径》(一九三七—一九四四),是布宁继《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之后贡献给读者的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收有三十八篇爱情题材小说的集子中,作家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的心地单纯,对恋人一往情深

(《塔尼雅》、《斯捷潘》);也有的大胆泼辣,娇纵任性(《缪斯》、《安提戈涅》);有的情思专注,一旦涉足爱河便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露霞》等);也有的变化莫测,令人难以捉摸(《纯真的星期一》等)。作家善于以细节描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往往通过女主人公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便生动地传达出她们的内心隐秘。经由她们的爱情故事,布宁进一步深化了自己以往同类题材小说的主题,以充满诗意的笔触表现了自己对于爱情之谜的思索。他不赞同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把男女之爱归结为“魔鬼的诱惑”、“道德的堕落”甚至是“罪孽”的偏激观点,而是着力描写了美好崇高的爱情,同时并不讳言它和悲剧乃至死亡的关联。爱情是人间真情的自然流露,本应是一种巨大的幸福,但是在现实中,它却可能昙花一现,瞬间即逝;也可能无限美好,却可望而不可即;还可能好事多磨,痛苦往往多于欢乐。无数人为追求爱情幸福而耗尽心血,最终饮到的不过是一杯苦酒。尽管如此,人们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情感经历也总是人们心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寒冷的秋天》、《在巴黎》、《幽暗的林间小径》和《晚间》等,都是这部小说集中脍炙人口的名篇。整部小说集以“幽暗的林间小径”为名,意在以这一具有俄罗斯乡间特色的景观作为祖国的象征,同时还传达出久离故土的布宁在晚年的一种深深的乡愁。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是布宁在国外完成的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创作的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开始创作于一九二七年夏,当年秋天就有一些片断在巴黎报纸上刊出。一九三三年,小说的单行本出版,但只包括前四卷。作品的第五卷是一九三九年以《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长篇小说·第二部·莉卡》为书名在布鲁塞尔首次单独面世的。直到一九五二年,也即作家去世的前一年,纽约的契诃夫出版社才以《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青春年华》为书名,第一次出版了这部作品的完全本。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布宁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宣布后,巴黎一家报纸的记

者曾经问布宁：“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您的整个文学活动吗？”作家回答说：“我想是的，但我深信瑞典科学院首先想要褒奖我的是最近的一部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毫无疑问，这部小说是布宁的获奖作品。

作品以主人公阿列克谢·阿尔谢尼耶夫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基本线索，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着重表达“我”对大自然、故乡、亲人、爱情和周围世界的感受。因此，关于这部作品的体裁，评论界一度众说纷纭。作品发表之初，就有人认定这是作家个人的“自传”，但布宁本人却断然否定了这一说法，强调它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后来，确认这是一部小说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但称它为“艺术性自传”或回忆录的，仍然大有人在。一些作家评传和文学史著作将这部作品视为长篇小说，崇拜布宁的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却把它称做中篇小说，但又认为它和一般的中篇小说有所不同。帕乌斯托夫斯基写道：“我依旧把《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称为中篇小说，尽管我同样有权把它称为史诗或者是传记。……在这一部叹为奇观的书中，诗歌与散文融为一体，它们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一种新颖的、绝妙的体裁。”^① 当代的一位俄罗斯评论家则说：这部作品“有点儿像哲理性的长诗，又有点儿像交响乐式的图画”。^② 更值得注意的是，布宁自己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称这部作品为“笔记”。

如果我们不限于概念的界定和辨析，而是进入文本内部，就会发现上述种种说法都似乎不无理由。《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的自传性是十分明显的。作品中含有作家本人的大量传记材料。例如，主人公阿列克谢度过童年的卡缅卡庄园的远景是：“荒漠的田

①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伊万·布宁》，转引自章其译《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一六页。

② 《布宁文集》（九卷集），第六卷，文学出版社，莫斯科，一九六六年版，第三〇六页。

野,那里有一座孤零零的庄园……冬天是一望无际的雪海,夏天则到处是庄稼、野草和鲜花……还有这些田野永远的宁静,它们的神秘的沉默……”这分明就是布宁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叶列茨县布特尔卡庄园的景象。透过作品中关于阿列克谢的外婆家巴图林诺庄园的描写,则不难见出布宁的外婆家奥泽尔基庄园的轮廓。阿列克谢的幼年和童年岁月,考入贵族中学后的学习生活以及寄宿于一个市民之家的情景,中途辍学后重返巴图林诺、不久后即得悉自己的诗作和文章首次发表时的喜悦,他前往奥廖尔市、哈尔科夫和克里米亚的最初几次旅行,他在奥廖尔一家报纸当编辑的经历,他那难以忘怀的浪漫史,等等,无一不映现出布宁本人早年生活的踪迹。阿列克谢周围的一些主要人物,从目睹家道中落而无力回天的父亲亚历山大,曾因参加民粹派活动而被捕的哥哥格奥尔基,到性情古怪的家庭教师巴斯卡科夫,他寄宿其中的那一家之主罗斯托夫采夫,再到他倾心和爱恋的莉卡等,所有这些形象都可以在布宁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寻得与之对应的原型。

然而,《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决不是布宁早年生活的简单复现。作家的生活历程,仅仅是为他撰写这部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曾特别指出:这本书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一样,只有就其反映了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内心感受这一点而言,才可以算是“自传性”的;他本人更愿意把这部作品看做是“虚构人物的自传”。如果说,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场景和事件,都可以在作家的过往生活中找到它们的影子,那么,作品的内容和作者实际经历之间的差距就更为明显。仿佛正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布宁夫人维拉·穆罗姆采娃后来才编写了《布宁的一生》(巴黎,一九五八年版)一书。书中所提供的大量资料显示:《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体现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艺术虚构的奇妙结合。因此,显然不能把这部作品等同于布宁的自传,而只能认为是一部反映了包括布宁在内的十九世纪晚期俄罗斯部分青年知识者的成长和心路历程的自传体小

说;同时,它又是一部充分呈现出布宁早年的生活印象、感受和体验的艺术作品,是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已逝年华的一种深情回望。

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和其他作家撰写的同类体裁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整部作品不是以记述主人公的经历和事件为主,占据作品主要篇幅的,是主人公的印象与感受。关于这一点,作者其实已通过作品主人公暗示给了读者。小说中写道:早在少年时代,阿列克谢“对事关心灵和生命的诗歌”创作的天赋就已经被父辈确认了。对于“生活”,他的理解也是独特的:“它是一些不连贯的感觉和思考,关于过去的杂乱回忆和对未来的模糊猜测的不停顿的流淌。”当他在痛苦地思考着如何写作时,曾在大街上侦探似的尾随着一个个行人,盯着他们的背影,努力想在他们身上捕获点什么,努力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他确认,自己的写作决不是为了“同专制和暴力进行斗争,保卫被压迫者和贫穷的人们,提供新鲜的典型,描绘社会生活、现代生活及其情绪和潮流的广阔图景”。他还曾这样自问:“为什么我非得要完全彻底地知道某一个人和某一件事,而不写我现在所知道和感觉到的人和事呢?”这一切既是阿列克谢的创作思想形成过程中闪现的火花,也是布宁创作宗旨的表露。整个作品正是将主人公心灵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读者所读到的,也主要是主人公的“不连贯的感觉和思考”、“关于过去的杂乱回忆和对未来的模糊猜测的不停顿的流淌”。

人们历来认为,布宁在描写大自然景色方面的功力,可以和屠格涅夫相媲美。此言不虚。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经由作家的天才描绘,俄罗斯中部原野那“永远的宁静”、“山坡上空的冷峭的光辉”以及落日西沉时“那悲伤的无言之美”,都被读者领略到了。然而,作者并未停留于以艺术语言提供一幅幅美不胜收的油画,而是真切地传达出主人公对于大自然的多重感受。例如,面对卡缅卡庄园的景色,阿列克谢感到:“天空的深处、田野的远方都向

我讲到了仿佛存在于它们之外的另一个天地，唤起了我的幻想，并使我为不知道的那个天地感到苦恼，促使我以一种莫名的爱和温柔去对待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件事……”夜间，窗外的一轮秋月，在空旷的庄园院子上空，苍白、忧伤而孤独，充满超凡脱俗的美，“以至我的一颗心都因为感觉到说不出的甜蜜和忧伤而紧紧地收缩起来，仿佛这苍白的秋月也经受着同样的感觉”。如果说，这里所表达的还只是童年的主人公对大自然之神秘的揣测，那么，在他离家上中学前夕，周围的一切就变得令人无比留恋了：在森林边缘，“开阔的田野干燥地闪闪发光和变黄，从那里随风吹来夏季最后几天的温暖、明亮和幸福”。历尽沧桑的巴图林诺庄园，由于哥哥格奥尔基的突然归来，似乎一下子显得生机盎然，“院子里已经散发出一股变冷的青草气息，我们这幢带灰色木头圆柱和高房顶的老房子，矗立在引人幽思、犹如一幅古老田园风景画的黄昏美景之中”。但是，这幅回光返照式的晚景中却寄寓着主人公的预感：这个“最最幸福的傍晚”，毕竟已是这个贵族之家最后的“和睦与平安”了。当阿列克谢初入社会后返回故乡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

熟悉的一切又出现在我周围了：沿窗户西边一片丘陵般倾斜的田野，还是光秃秃的，所以特别难看；光秃秃的小桦树林，正悄悄地等候着春天的来临，还有远处那些贫瘠的开阔地带……这是一个同样贫乏的傍晚，带着春天的凉意，天空显得苍白而低矮。

入世不深的年轻主人公在事业和爱情两个方面的最初尝试都并不成功，于是，在这幅冷峻的图画中，他所感受到的便只能是压抑、忧虑、失望和期待。作品中写道：“我对土地和天空，对天空色彩的真正神奇的内涵和意义，永远地怀有最深刻的感情。”这显然

可读为布宁本人的君子自道。

爱情经历无疑是作品主人公最重要的生活体验。从阿列克谢少年时代对德国小姑娘安海茵的带孩子气的初恋,对邻居家的亲戚丽莎的“符合古老情调”的富有诗意的钟情,到他对女仆托妮卡的贵族少爷式的冲动,再到他与奥廖尔《呼声报》编辑阿维诺娃的亲近,最后是他和女主人公莉卡的充满幸福与痛苦、欢乐与悲伤的恋情,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他青春时代最难忘的生活篇章。但是,所有这些爱情的过程、行为和细节,都被作者模糊和淡化了。作品所注重传达的,仅仅是主人公的爱情感受和体验。如关于和安海茵的初恋,作品中写道:“对我来说,这种忧伤而幸福的日子很快一晃就过去了。每天傍晚和安海茵分手以后,我总是要经受那种没完没了的和她告别的甜蜜的煎熬……”“我”对于丽莎,也许只能说是一种单恋,但是他的感受却是如此深刻:“我想像中看到那里,在这个房间里,丽莎正睡在敞开着的窗户外边轻轻流淌的雨水声和树叶的簌簌声中,从田野里吹来的暖风不时地进入窗户外,爱抚着她孩子般的梦,整个大地上似乎没有比这样的梦更纯洁、更美好的了!”丽莎离去后,整个世界“竟变得如此空虚和寂寞无聊”。在和托妮卡有了突如其来的私情后的那个晚上,“夜里,在令人不安的睡梦中,一种要命的苦恼不时地折磨着我,一种可怕、犯罪和羞耻的感觉突然害得我要死。……这是一种真正的障碍,它完全吞噬了我的心灵与肉体的力量,生活变成了只是情欲和等待情欲的时刻,变成了最残酷地忍受妒忌和吃醋的痛苦”。与阿维诺娃相处时,“我”则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感觉——一种特别幸福的收获的感觉”。“她长时间地为我弹钢琴,我则半躺在长沙发上,一直一边闭着噙满泪水的眼睛享受这音乐的幸福,一边也总感受到一种特别剧烈的爱情的痛苦与宽恕一切的温柔。”后来,他一直后悔曾“谢绝”阿维诺娃关于“一起去莫斯科”的建议:“时至今日,回想起那一刻,我总是痛苦地感到那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相比而言，莉卡是与阿列克谢关系最深的女性。整个作品的第5卷写的就是他们俩的恋爱史。但即便在这里，“我”的感受仍旧被摆在首尾。在热恋中，“除了愉快的相会带来的满足，仿佛什么事儿也没有”。但在莉卡单独外出的晚间，一切都变了：“这个晚上显得特别漫长，窗外马路上的路灯显得忧郁和谁也不需要的样子。行人的脚步渐渐走近过来又渐渐地远离而去，他们踩在雪地上的吱吱声仿佛把什么东西从我身上夺下、拿走似的；苦闷、屈辱、妒忌折磨着我的心。”几次波折后，“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的不一致”，“充实完美的爱情永远不可实现，在这个冬天我是充分地感受到了”。在彼此离别一段时间后莉卡再度归来时，“我”感到“她身上有那种令人感动、招人爱怜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一些亲密的人分别后重逢时总是那么使我们惊讶”。这对恋人最终还是分手了。几十年以后，“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不久前我在梦中见到了她——这是失去她以后我全部漫长生活中惟一的一次……我只是朦朦胧胧地看见她，但却充满了如此强烈的爱和欢悦，感觉到肉体 and 心灵都那么接近、亲密，那是我在任何另外一个人那里都不曾经受过的。”

读完全书，读者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人物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而是主人公的复杂体验，原因就在于作者所注重传达的始终是“我”的感受。这一特色同样显示于作品对“我”的浓厚亲情的表现。对于母亲，阿列克谢感到：“和母亲联系在一起的，有我整个一生最痛苦的爱”，“她的整个心灵就是由爱组成的，她的心是哀伤的化身”；而“在回忆父亲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悔恨的感觉——总觉得不够尊重他，爱戴他”。当父亲在穷困潦倒的晚年弹着吉他低吟时，“我”似乎感到这吉他正含着凄然的微笑诉说着已经失去的珍贵的东西，诉说着生活中的一切反正都要过去，不值得流泪。离开故乡时，“我”觉得自己“思绪是紊乱的，其中充满着对自己刚与之告别的一切的异常忧愁和温柔的感情；我把它也都抛弃在巴图

林诺的宁静和孤寂之中了”。若干年后，返回故乡前，主人公感叹道：“在巴图林诺等着我的是一座什么样的坟墓啊！父母已经年迈，不幸的妹妹容颜渐减，破败的庄园，破旧的房屋，凋落的花园，只有寒风在那里呼啸，冬日的犬吠声在这寒风中显得特别多余和凄凉……”字里行间，处处可以体味出主人公对亲人、对家庭、对故园的沦肌浹髓的关爱和留恋之情。

当然，布宁并没有把自己的艺术激情全部倾注到对于男女爱情和亲情的卓越表现上，他还同时吟唱出对俄罗斯的爱恋和忧思，表达了和祖国忧喜与共、休戚相关的情感。在作品中我们读到：刚刚离家上中学时，走在契尔纳夫斯基大道上，阿列克谢第一次感到那些已被遗忘的大道的诗意，第一次感到行将消逝的俄罗斯的古风。作者借阿列克谢之口自问：“我当时感觉到了什么？是因为感觉到了俄罗斯，感觉到她是我的祖国？还是因为感觉到了自己与过去遥远的、一直在扩展我的心灵和我的个人存在、并提醒我们去参与的那种共同的事业？”到了斯坦诺夫车站以后，“我”的“俄罗斯意识”进一步苏醒了：“毫无疑问，正是这天傍晚，关于我是个俄罗斯人并生长在俄罗斯，而不单单是在卡缅卡及那里的某个县、某个省的意识，第一次触及到了我。于是，我突然感觉到了这个俄罗斯，感到了她的过去和现在，她的粗野、可怕和一切令人陶醉的特点以及我与她的血肉联系……”远眺处于过去的“蛮荒之境”的边塞城市，“我”不禁想起往昔“阴云带来风暴、尘埃和寒流的侵袭时”它所发挥过的历史作用。作品描写了俄罗斯那些僻静而又美丽的边区，一望无垠的庄稼的海洋，过着原始简朴生活的村民，展示出遍布各地的大小教堂的奇特建筑风格和做弥撒的神秘场面，再现了奥廖尔、哈尔科夫、斯摩棱斯克、维捷布斯克、彼得堡、莫斯科、库尔斯克、克里米亚、别尔哥罗德等城市的不同风貌，提供了无数酒馆、客栈、“贵族俱乐部”、车夫茶馆、理发店、马戏团、游艺会、舞会的活生生的图景，刻画了包括庄稼汉、牧童、保姆、医生、家庭教师、

中学校长、报纸编辑、粮食收购商、皮革商、小市民、哥萨克人和茨冈人等在內的人物众生相。捧读这部作品，你就会感到浓烈的俄罗斯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就会领略到纯粹俄罗斯的风情。

透过俄罗斯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幅，布宁还对“谜一般的俄罗斯灵魂”进行了探究，力图发现民族性格的某些基本特征。作品主人公很小就注意到：俄罗斯心灵不知为什么对于“荒芜、偏僻和衰落”感到特别亲切。在他所寄宿的那家房主罗斯托夫采夫的话语中，他则发现有一种自豪感经常表现出来：自豪自己一家是“真正的俄罗斯人”，过着“真正的俄罗斯生活，一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它更好的生活……任何地方都有俄罗斯固有精神的合理产物，而俄罗斯则要比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更加富裕、强大、公正和光荣”。“我”后来发现，许许多多的俄罗斯人都具有这种自豪感，它甚至已成为“时代的象征”了。在自己的嫂嫂、一位民粹派革命者身上，“我”还看到了有教养的俄罗斯人的另一些美好特征：在她整个和蔼与朴实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中，透露出她出身于高贵的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含有一颗善良的心，一种腼腆的、忠厚的、落落大方的美。这位女英雄为自己在全体苦难的人民大众中过着幸福的生活而万分痛苦，甚至为自己长得美而感到羞愧。“有一次她曾试图给自己毁容，用硫酸烧伤自己那双备受人们赞赏的手”。这一特点令人联想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那个有意折磨自己的“新人”拉赫美托夫。当然，布宁同时也揭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弱点，如普遍的酗酒现象。作品中写道：“‘罗斯就是饮酒作乐’这句名言完全不像想像的那么简单。疯疯癫癫，漂泊流浪，宗教般的热忱，自焚和形形色色的叛乱，甚至俄罗斯文学如此引以为荣的那种惊人的表现力和语言上的感染力，是否也同这种‘作乐’有着血缘的联系？”对于那些“一心要从活人和死人身上剥下一层皮来”的“买卖人”，布宁同样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作品中纵横俄国城乡的广阔生活画幅，五光十色的民族历史和民情风俗内容，几乎囊括社